

倪
辉
祥
著

一对有情人的纯美爱情，被不怀好意者诬蔑为不当。黑白颠倒，演绎出了一连串环环相扣的离奇，啼笑皆非。读来令人唏嘘感慨

勾
引

隐私 PRIVACY

文匯出版社

倪
輝
祥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隐私 / 倪辉祥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 - 7 - 5496 - 0573 - 6

I. ①隐… II. ①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59052 号

隐 私

作 者 / 倪辉祥
责任编辑 / 韦 忠
封面装帧 / 张 晋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上海港东印刷厂
版 次 /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180 千
印 张 / 8.7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96 - 0573 - 6
定 价 / 25.00 元

引子

隐私，历来就是一个既热门又敏感的话题。大凡有人集聚而居的地方，形形色色、五彩斑斓的隐私，自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滋生衍演出来。无论是哪个时候，抑或是在那思想被禁锢、人性被扭曲的年代，各种匪夷所思的隐私也是压制不住屡见不鲜的。因为人毕竟是有着七情六欲感情丰富的高等动物。

按理说，隐私是属于当事人隐藏于心头不愿让人知道的秘密，往往是属于个人的情感需要而又在外部条件制约下的畸形产物，因为情节诱人、色彩迷人，所以时常会被人所误解、会被人所津津乐道，甚至于衍生出许多瞠目结舌的是是非非，乃至于惨不忍睹的悲剧发生。

毋庸置疑，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隐私中，当然不乏有着猥琐得让人作呕鄙视的丑陋现象，然而，也有不少隐私，内中则是有着一则则荡气回肠、缠绵悱恻的故事，则是透溢出一股股敢于抗争邪恶、追求幸福的勇气，则是展现出一个个值得同情以至于崇敬的闪光人物。有些所谓的隐私原本就是一首首音调高昂、悦耳动听的歌，只不过是传统意识的作祟与不正常的观念强加于人的情况下不敢放声高歌而已。

在我尘封的记忆中，一直留存着许多恩怨迭起、曲折离奇的隐私故事，回忆起来常常令我唏嘘感叹不已。当我重新梳理走进这些多情的父老乡亲的故事中的时候，就会按捺不住地爱恨交加、激动难抑，忍不住就要把发生在他们身上精彩的隐私故事及各色男女的喜怒哀乐写出来，原原本本地奉献给对此类故事有兴趣的读者。

小说中的原型人物的故事，发生在笔者生活了一甲子的家乡浦东。滕粮圈只不过是怕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猜测而故意虚拟的一个地名。

壹

滕粮圈在常人眼里是个颇有些古怪的村落，不仅村名起得奇特，而且姓氏五花八门不同于其他村落较为单一。诸多的姓氏中，滕姓是独占鳌头的大姓，其次是潘姓与谭姓，余下的差不多都是一些户数不多的小姓。说起这个村落名号的来历，据老一辈代代流传下来的说法是，当年东进的太平军在浦东的高桥地区有一个屯积军粮的地方叫做“屯粮巷”。太平军兵败，“屯粮巷”沦陷于清兵之手的时候，在外携银购粮的一个头目得以幸免逃脱，几经周折之后隐姓埋名在一个临近钦公塘的冷僻地方落了脚，垦荒种田。待到风声鹤唳一过，便利用尚在手头的剩余筹粮银两，陆续购置了一些田地，娶妻生息了起来。有一些在清军的剿杀中逃得性命的兵丁，闻讯之后纷纷赶来落脚，一并过起了“日起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据说那位先行一步的落脚者，因怀有对“屯粮巷”难以忘怀的深情，改姓了与“屯”同音的“滕”，并把村落唤作为“滕粮圈”，一来借以记挂“屯粮巷”当年的辉煌，二来意欲将这一方不毛之地变成隶属于滕家的“粮圈”，期望世世代代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至于传说是否真实，显然已经无法考证，反正与这里想说的故事也无多少关联。因为届时时代已进入到了上世纪的70年代，这里要讲的是发生在滕粮圈不知多少代后人身上的故事……

光阴似箭，转眼间潘玉芳就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楚楚动人的大姑娘了。花艳自会引来蜂飞蝶舞，垂涎的小伙子谁不想摘得这朵醉人的娇美之花？胆子大点的争相向她献殷勤，意欲获得这位村里公认的一枝花的青睐而福星高照；胆子小怕羞点的，缠住父母托人上门说媒，生怕被人捷足先登了而会后悔莫及。众多的仰慕追逐者中，自然不乏长相英俊、家境殷实的佼佼者。然而潘玉芳始终是高不攀、低不就的，一概拒之于门外。吃不到葡萄就会嫌葡萄酸，诋

毁潘玉芳的风言风语满天飞了，也难免会传到她父母的耳朵里，老两口听了真不是滋味：不负责任的瞎传，多多少少是会有损于宝贝女儿的名声。劝说女儿不要太挑剔，不知苦口婆心了多少回，可惜冷水泼不进一滴。害得父亲潘小宝火气都冒了上来：“不知道你究竟喝了什么迷魂汤？这个不中意，那个不满意的，你到底要找啥样的人才算称你的心？哼，敬酒不吃吃罚酒，挑花眼睛到头来弄得不上不落的还不是苦了你自己？你也不去听听村里人对你的议论，难听得简直不堪入耳！”

可是，玉芳满不在乎地说：“嘴巴长在人家脸上，喜欢说就让他们说好了。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嘛，怕啥？”

“你不怕，可我同你阿爸怕呀！”在一旁的阿妈急得边抹着眼泪边说，“怕那些瞎七搭八的风言风语坏了你的名誉，也怕你耽搁了黄金时段挑到的只能是驼子瞎眼了……那我鲜花一般的女儿岂不要冤屈一辈子？”

真是皇帝不急急太监！玉芳倒是觉得有点好笑：“阿妈，急啥怕啥？俗话说得好：一个栗子一个壳。谁跟谁相恋谈朋友，老天爷早就给每个人安排好了！缘分没到，急煞也没用。”

女儿不当一回事地嘻嘻哈哈，弄得父母亲简直哭笑不得愁绪顿生了：从小一向斯文听话的女儿，怎么长大了变得如此的固执听不进劝了？唉嗨，照她这样子一意孤行下去，最终吃苦头的还不是她自己？当父母的总觉得：女儿不懂事不在乎，不为如花似玉的女儿找个条件优越的如意郎君，做爹娘的真不甘心呀！老夫妻俩真是担心女儿错过了这个村找不到那个店了。尽管村里人猜测议论的不少，但是碰过壁希望这位美貌得百里挑一的姑娘回心转意的仍然不在少数，常常找机会讨这位带刺的玫瑰欢心，期盼着能时来运转打动美女的芳心。可惜玉芳依然是高傲得对任何人不理不睬，遇上言行出格点的小伙子，她甚至会倒竖起柳眉不给人家好面孔，弄得人家只能尴尬地自讨没趣。

在一心想摘花而碰了一鼻子灰的人当中，自然有着心犹不甘意欲看玉芳笑话的好事者。那个摘花不着挨了刺的靠着拍马屁当上了民兵副排长的尹林松，窝了一肚子火一心想出出憋着的怨气。他瞅着长得矮胖壮实的绰号叫“矮脚虎”的谭明元，一双眼睛常盯住潘玉芳不肯离去，知道他对村里的一枝花也有意思但又怕羊肉吃不到反惹一身膻，故而只能缩在后头不敢轻易放肆。如果撵掇得这位憨劲十足的矮脚虎去缠住她，那好戏就有得看了。

不过受了蛊惑的矮脚虎还是有着一一点自知之明的：漂亮的姑娘谁不喜欢？但自己相貌丑陋长得矮，哪里配得上如天仙一般的头号大美女？老实说虽然自己对她也想入非非着，但是论自身条件毕竟是飞机上挂大闸蟹——凌空八只脚呢！所谓有贼心无贼胆，与其去碰一鼻子灰，还不如自己识相点。矮脚虎一想到自己丑八怪似的长相，难免会泄气：“你们不要让我去上当了，好不好？村里这么多相貌比我出色得多的人，人家都看不上眼，还怎么有可能把绣球抛给我？”

“嘿嘿，你不要妄自菲薄嘛！谈对象这种事讲究的是缘分。虽然你的外貌不怎么样，但是你还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呀！你为啥不想想，村里有谁的老爸在公社里当革委会副主任的？明元，这就是你的一副扑克牌里的大怪路子？别人有谁比得过你？如今的姑娘现实得很，找对象嫁老公，放在第一位考虑的并不是外貌，而是家庭条件，富裕的物质条件……越是漂亮的姑娘越是这样，所以大家替你想想，白白糟蹋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优势，不是很可惜吗？”

哎哟，对呀！我怎么这样笨？谭明元禁不住暗暗责备起自己来了：他们分析得不无道理呀！我怎么忘了自己手里还有着老头子这张王牌？想到得意之时，心里头不禁喜滋滋了，渐渐地燃起了希望的火花。只不过，矮脚虎一想到自己无法弥补的长相上的劣势，不免仍交织着忧心忡忡的不踏实：“假如潘玉芳她不稀罕我家老头子的特殊优势给我难堪，那叫我的脸面往何处搁呀？”

“趁着现在大家都丧失了信心的时候，你不是可以乘虚而入吗？只要你有一股不屈不挠的精神，只要你有一种摘不到鲜花誓不罢休的决心，你一定会凯歌高奏抱得美人归的！有道是：事在人为。用足用好你老爸独有的优势，是不可能不成功的。退后一步说：即使这个孤芳自赏的潘玉芳搭架子，你也可以搬动你的老爸出场啊！有时候，姜还是老的辣！你说对不对？不过需要提醒你的是，千万不能碰了点灰就偃旗息鼓半途而废了。”

对呀！白白地浪费了老爸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实在是太可惜了。矮脚虎的信心一下子给鼓动了起来，信誓旦旦地说：“放心，牛皮不是吹的，我谭明元这个人要么不上马，一上马一定会跑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有道是：有种像种。村里的同伴都知道矮脚虎头脑简单，但有着一股像靠造反上去当干部的老子一样的蛮横劲，一经煽动起来，十条水牛也拉不回来。谭明元不仅意识不到鼓动者想看笑话的意图，反认为人家讲义气够朋友，于是更加不知天高地厚；开始向潘玉芳发起进攻了。这天早晨出工，大伙陆陆续续聚拢到了打谷场上。谭明元一看到潘玉芳，立即凑到她的面前嬉皮笑脸着。被他弄得有些哭笑不得的潘玉芳忍不住直呼着他的绰号说：“矮脚虎，你正经点好不好？”

“我不正经？我不正经还会一本正经地追求你？”没想到矮脚虎的底气足得很。

玉芳想不到他的脸皮竟会这么厚，气得涨红了脸泼辣劲一下上升了，熬不住当众抢白他：“你也不去撒泡尿照照脸！哼！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没门！”

矮脚虎却是不气不恼地说：“你说我是癞蛤蟆，就算我是癞蛤蟆好了，可我这只癞蛤蟆偏偏要想吃到你这块令人嘴馋的天鹅肉！”

厚颜无耻的话语，逗得众人哄然大笑了起来，吸引着喜欢轧闹猛的社员们都围拢了过来。尴尬到极点的玉芳气得抖颤颤地说：“你

……这个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的矮脚虎，简直是痴子望天塌，做啥不跳到盘秤里称称自己的分量？”

“分量？什么分量？”矮脚虎自有着一套振振有词的说辞，“我不过长得矮了一点，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古时候不是有号称‘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娶了个绝色美女潘金莲做老婆的吗？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就算我是武大郎，而你恰恰就是潘金莲！何况我还有个让人家眼红的老爸呢！嘿嘿，保证你以后生活得有滋有味……”

“呸！谁稀罕……我告诉你矮脚虎，我同你是不可能的，你快快死了这条心吧！”

“嘻嘻，古人说过‘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会慢慢地使你稀罕的。”

秀才遇到了兵，有理说不清！潘玉芳瞧着矮脚虎的一副蛮横相，晓得引狗不得上台面的道理：如果再同他纠缠下去，那这个愣头青还不知道会说出多少让人难堪的话来，故而轻轻咕噜了一句“不要脸”之后，抱定了“千凶万凶不理你最凶”的宗旨，闪进了姑娘女人堆里不再理睬他了。那位唯恐天下不乱的好事者，乐不可支了，免不了又给“矮脚虎”添了一个“癞蛤蟆”的绰号。当然潘玉芳也落到了一个“天鹅肉”的雅号。鲜嫩诱人的“天鹅肉”总会诱人涎水直流的。

难道说这么多眼馋的追求者中没有一位能够使玉芳倾心的？难道她果真如人们所说的是一个不动凡心的石女？其实不然，实际上潘玉芳的心里早就印进了一位如意郎君的影子。这位小伙子名叫滕文超，不仅长得高大魁伟、相貌堂堂，而且还是一位心灵手巧的多面手，比如像木匠活、泥工活、电工活等等样样无师自通。平时闷声不响的，但是无论哪家修个凳、装个灯什么的求上门，他从不打回票。潘玉芳对他很是青睐，颇有好感。可惜他是滕粮圈曾经独霸一方的大地主的遗腹子，虽然他连老头子的面都没见过，但还是难

逃替上辈背黑锅的歧视，被归进了四类分子孝子贤孙的另类，自然是矮人一等的。早已将种种难以忍受的不公正的歧视习以为常了的滕文超，一切都已经觉得麻木不仁了。反正是早晨开工前或是田间休息时，同龄的男女喜欢嘻嘻哈哈地打趣，而他总是躲在一角闷声不响地摸出圆珠笔涂涂划划，写写算算的。那次忘记带纸，就顺手涂划到了报头的伟大领袖的像上，没曾想到被人当场抓了现行，被诬蔑为发泄对“伟大领袖”的刻骨仇恨与对新社会的不满情绪，”最终这场子虚乌有的事端硬生生让他变成了一个最为年轻的坏分子。人们对“四类分子”形成的鄙视与成见根深蒂固，一时难以消失殆尽。这种人在大多数村邻的眼中，是臭烘烘，身价不用说是矮人一等的。尽管潘玉芳对滕文超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但她毕竟囿于世俗偏见，不敢轻易流露出对滕文超的丝毫好感，只是默默地将情有独钟藏匿在心头。

感情这东西就是怪，潘玉芳对一个个的追求者全然不感兴趣，偏偏对在众人眼里臭烘烘的滕文超心存好感。原本只不过是暗自喜欢而已，可是在发生了被矮脚虎纠缠得心烦意乱、焦头烂额了之后，潘玉芳自己也搞不懂为什么会胆子大得不顾一切了起来。她开始瞅着没人时主动找滕文超搭讪。她发现滕文超的欣喜神色在慌乱中稍纵即逝，呈露出惶恐不安，随之不好意思地朝她笑了笑之后就慌张而匆忙地想避开。潘玉芳噘起薄嘴唇怨幽幽地拦住说：“你怕我什么？看到我为什么总是冷冰冰的？村里的小伙子都像一只只红头苍蝇似的盯住我嗡嗡叫，唯独你……”

滕文超局促地喃喃着：“我不是不想……臭梧桐哪能有资格同你这只金凤凰搭讪？”

“你呀，简直是把自己把自己瞧扁了！什么资格不资格的，我喜欢同你说话，你怎么会没资格？”

滕文超受宠若惊地抬起头，然而“可是”了两声，又泄气地垂下了头。

小伙子的扭怩，倒是惹急了玉芳姑娘，两眼逼视着他问：“你到底怕什么啦？”

对呀，我到底怕什么呀？滕文超一下子被她问住了：她愿意同我说话，搭讪两句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抬起了头，与玉芳一双燃烧着期盼火苗的目光一接触时，旋即又慌乱得手脚无措了。因为他从她的目光中悟出了她那异乎寻常的撩拨得自己心神不定的热情，这样的热情中似乎是蕴含着她迫切的渴望。莫非这位被众多小伙子垂涎的姑娘会对自己……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滕文超一想到自己头上的黑帽子，立刻否定掉了刚才一闪而过的念头，两只手不安地搓弄着。

“看来你的眼睛里根本没有我这个人，瞧不起我……”玉芳失望地嘟起了嘴说，“人家都说你滕文超是个心灵手巧的聪明人，难道你……你窥透不出别人的心思？”家人逼，外人缠，搅得头都大了，她不想再这样下去，一心想同心仪的小伙子亮明了心思。名花有主了，就可以断了其他人的胡思乱想。心里一急竟然顾不上羞涩就紧逼了。

面前的姑娘说得近乎于直白，滕文超不可能领会不出她的意思。立时，心里涌起了一阵受宠若惊的激动与喜悦：真是连做梦也没想到啊！村里人见人爱的一枝花，几乎给所有追求她的人都吃了闭门羹，竟然会青睐自己这个在众人眼里臭不可闻的人！滕文超心跳加剧欣喜得瞪圆了双眼，一眨不眨地盯住了她，暗暗感叹着：怪不得这么多情窦初开的小伙子争先恐后地意欲采摘这朵娇艳无比的鲜花，她果真有着天仙一般的花容月貌。以前玉芳留给滕文超的印象，因为从没仔细地注视过她，老实说也是不敢放肆地打量她，所以是粗略的，只知道她长得漂亮。而此时此刻，这么面对面地欣赏到了她那名不虚传的芳容，滕文超当然是醉意朦胧得暗暗惊叹不已了！

两道细密的柳眉衬托着一对双眼皮大眼睛，白白净净的鹅蛋脸粉嫩光滑红润，两只浅显的笑涡透溢出天生的清澈。身材不高不矮、

不胖不瘦，恰到好处到无可挑剔的地步。体态轻盈又不失丰腴：该细的地方细巧得尽显婀娜多姿之妙，该大的部位丰满得会令人禁不住想入非非、眼里喷射出烈焰。

实在是美不胜收、美得令人炫目啊！滕文超差点没喝彩出声。难道真的时来运转臭梧桐交上桃花运了？然而一阵狂喜之后，滕文超渐渐地冷静了下来：这可能吗？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可人姑娘，有着这么多人疯狂的追求，何况其中不乏个人条件优秀、家庭条件优越的佼佼者，玉芳姑娘为什么会熟视无睹而单单对自己一厢情愿？想想自己不仅名声臭，而且家贫如洗连一张婚床都买不起，即使买得起也无处安放啊！寒碜得怎么配得上她？即使她对自己有心有情有意思，那我也不忍心让她跟着自己受苦受累吃苦头。再说，这么一朵诱人心痒的鲜花，假如被自己摘下了，那不在队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才怪呢！玉芳她肯定会被大家视作为“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而被骂得抬不起头来。难道自己连这么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吗？

尽管对她心存有好感，但滕文超还是胆怯了、气馁了，毕竟他不想害了这位闭月羞花人见人爱的姑娘，更不想闹得满城风雨。

满怀着急迫心情的潘玉芳，见他情绪瞬息间由高潮重新跌入了谷底之中，止不住急了起来：“真急人，你倒是说话呀！”

滕文超脖间的喉节滚动了良久，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愧疚地说：“我与你离开八只脚，你好比是一只白天鹅，而我只是一只人见人厌的癞蛤蟆……即使有贼心，也没贼胆，真不敢奢望啊！”

从小以来所受到的歧视与不公，使得滕文超素有自知之明：像自己这样臭烘烘的人即使心里有着奢望，那也只能暗埋在心底，岂可轻易造次？可别弄得羊肉吃不到、反而惹了一身膻。所以嘛，滕文超颇为自卑地一说完，在心里默默地念了一句“谢谢你的另眼相看，可惜我消受不起”之后，一溜烟地飞身而去了。

潘玉芳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满腔热情，竟然是意中人不领情！大胆而含蓄的表白，仅仅是自己自以为是的一厢情愿！热面孔焙冷

屁股，岂不令人失望？岂不令人伤心？

貳

潘玉芳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晶莹的泪花在睫毛上跳动不停：你怎么会这样拎不清啊？谁把你看作癞蛤蟆了？在我心里，你滕文超是我认定的白马王子，那位依仗着父势常常自以为是、不可一世的矮脚虎，他才是让我瞧着触气的癞蛤蟆！可是你为什么偏要将我的好心当做驴肝肺呢？难道你对我没有丝毫的好感而只是我在自作多情？

尽管刚刚热情遇到了冷雨，碰了一鼻子灰，但是潘玉芳还是自信地否定着免不了产生的疑虑：他不会对自己一点好感都没有的，只是存有着解不开的自卑心结罢了。滕文超的话语是不多的，从没向自己表白过一句多余的话，然而从他对自己暗中不经意地表现出的关心与热情来看，他的心里是喜欢自己的。她丝毫不怀疑自己的感觉。

滕粮圈分配到了蘑菇种植的任务后，潘玉芳与其他几位姑娘及新结婚的女人承担了种植的活计。种蘑菇可是个精细活，植下了菌菇，是需要不分昼夜不停顿地喷水的。一只只的蘑菇从灰泥中钻出头脑后，就必须及时采摘，否则长过了头就会很快成为次菇的。几位种植的女工分成了两班日夜侍候着。那天正好轮到了玉芳与另一位刚生了孩子的队长儿媳妇值夜班。在潘玉芳她俩接班时，白天班的姑娘发现有两根棚架的竹柱断裂，沉重的棚架倾斜了，便叫住收工回家的滕文超来帮忙加固。正当滕文超完成了任务收拾了工具准备离去时，碰到了老队长银泉叔心急火燎地来叫儿媳妇了，说是小孙子发寒热哭闹不止要儿媳妇马上回去。儿媳迟疑地说：“我回去

了叫玉芳一个人怎么办？”心里担忧着宝贝孙子的老队长立时“拉郎配”了，要滕文超顶替做潘玉芳的帮手。

潘玉芳觉察到小伙子是挺乐意留下来的：“干什么，我听你吩咐。”

正在用喷雾喷水的姑娘说：“你在几个棚架中间轮流兜兜，看到有蘑菇冒出来就把它拔出来。”

玉芳顺手拔了一只蘑菇给他作示范。滕文超点点头答应着去了。从没看到过蘑菇出土情景的小伙子，看到一颗颗的白色小脑袋争相钻出营养土层，简直令人目不暇接，真让他觉得有趣。他飞快地舞动着双手，一只只地拔着。不过当他看到玉芳提着喷雾器筒不停地浇着水，累得额头上汗涔涔的，马上不忍心地说了一句“我来浇水你去兜看”，便不由分说地夺过了喷雾器。

玉芳感激地朝他笑了笑说：“浇水的任务一直是我承担的，新嫂嫂一直是负责采摘的，你顶替她还是去采摘吧。”

滕文超“嗯”了一声说：“浇水的活累，你们也不换换？”

玉芳说：“老队长关照过我，要我多关心关心他的媳妇，人家是舍姆娘嘛！”

滕文超似乎听出了她的语气中夹杂着那么一点无奈，但他并没搭嘴，只是一丝不苟地喷洒了起来。几个小时下来，又要喷洒，又要在河里不时地提水，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觉得胳膊酸胀了，人家一个姑娘天天如此怎么吃得消？虽然内心这么想着，但他并没有表达出来。

没想到第二天晚上接班时滕文超把一只橡皮管套着喷雾头子的喷射器交到了潘玉芳的手上。原来是脑子灵活的滕文超利用一只小水泵，改装了一套只需要拉着橡皮管喷浇的简易装置。玉芳喷了一下，感觉到既轻松又方便，待到她想对他说两句感激话的时候，腼腆的小伙子早已闷声不响地走了。凝视着他消失在夜幕中的背影，忍不住感慨着：真想不到他会如此地关心人，而且又是聪明得让人

叹服！

那时分，田少人多，村里的男女一古脑儿地挤在队里挣工分养家糊口，日子过得紧巴。脑子灵活些的人，自留地种得熟些，将多余的菜蔬拿去镇上卖了换些油盐酱醋，是会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的。至于去外面揽点活干，赚点外快，那是会被视作大逆不道而严加限制的。到了伟大领袖仙逝之后，限制相对松懈了一些。于是乎，就有一些胆子大点而又渴望着生活过得好点的社员，通过关系揽了一些手工活来，偷偷地分发给想做的人干，其中绣花一项便成了许多姑娘与年轻小女人“日公夜私”的热衷的外快门道。绣花要用绷架，绣面的尺寸不同需要大小不一的绷架，精于木匠活的滕文超顷刻间成了队里的热门人物。人家求上门来，一向被人看不起的滕文超自觉光彩得很，有求必应，常常在田里收工后不惜挑灯夜战，一个个地满足有求者的愿望。潘玉芳也想求上去请他帮自己做两只圆形的小绷架，但是看到求他的人太多，怕他做不过来，所以不好意思去轧闹猛。可是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那天趁着没人，滕文超叫住她，把一包用报纸包裹着的东西冷不防地塞到了她的手上。深感意外的姑娘正想问个明白，然而滕文超已经悄无声息地跑远了。她好奇地剥开包裹在上面的几层报纸：原来是大小规格不一的一套圆形的竹绷架。做工精细，手感光滑，煞是诱人爱不释手。仔细端详着，玉芳像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般惊讶了：四只竹绷架的外圈，都镌刻着自己的名字，字迹清秀，雕工细腻。意外的惊喜，立时让玉芳激动不已了：他好像是窥透了自己的心思似的，还未开口相求，他却已把一份情意悄悄地送到了自己的手上。他那无声的举动，不是说明了他的心里对自己有着羞于启口的好感吗？

一路走一路想，潘玉芳越想越坚定了自己的信心：滕文超一定是对自己有意思的，否则他何必要一次次地无声表现出对自己的关心？滕文超似是不动声色表现出来的关心，对于潘玉芳来说，却是他的脉脉含情对自己的真实流露。老实说，对于他这样一位相貌堂

堂、心灵手巧、待人接物又让人无可挑剔的小伙子，潘玉芳确实是对之情愫暗生而情有独钟的。姑娘一次次地把人家献殷勤的、说媒的拒之门外，就是因为心里早已印进了滕文超的影子，所以对着父母催促时，她不好意思明说而只能换找各种借口搪塞。其实心里呀，倒是望断秋水地盼望着对之情有独钟的小伙子能大胆地向自己表白，甚至盼望着他能托人来上门提亲。可是，使人伤心、使人失望的是：自己不怕羞涩都倒插葫芦了，他还是如此的不领情！好你一个不领情的滕文超呀，你到底在顾忌什么啦？你说你是臭梧桐，可我不嫌你臭就是了，你还有什么好顾虑的？你干吗要这般拎不清？

情绪低落的玉芳回到家，就把自己关进了小房间里，仰面躺到叠得方方正正的被子上，两眼凝视着四根竹竿撑起的帐顶发呆：难道我同他是有缘无分？难道这辈子的命真是要我嫁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糊里糊涂地过一辈子？自己不愿意同没有感觉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她记得在哪本书上看到过“没有爱情的婚姻是走进坟墓的婚姻”这一句让她印进脑海的名言。一个对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充满着憧憬、充满着渴望的姑娘，打心眼里是想同心目中的意中人携手走进神圣的婚礼殿堂的啊！有着美好向往的姑娘碰壁了，自然失望之极，然而苦恼中又是夹杂着心不甘。若想获得幸福，那是需要自己去争取的。反反复复地左思右想，她坚定了“消除他自卑心结而对自己大胆放飞爱情”的念想。

阿妈在喊吃晚饭了，脑子里乱哄哄想七想八着的玉芳，连阿妈的喊声也没注意到。推门进来的阿妈看到女儿痴痴地躺着发呆，便伸手捂到她的额头上关切地问道：“怎么？是不是不舒服了？”

玉芳这才从凝思中醒悟了过来，掰开母亲的手说：“没不舒服。我觉得累了，想休息一会儿。”

“再累晚饭总得吃。快起来，你阿爸等着你呢，他有要紧的事情要同你说。”

要紧的事情？阿爸要说的肯定又是令人感到心烦的事情！唉，

不知道哪家又来轧闹猛了？玉芳的心里正烦着，挺不耐烦地说：“我不想吃，我也不想听耳朵里都听出老茧了的这档子事！”

玉芳娘紧锁起眉头左右为难地婉言劝道：“你已经老大不小了，不要再高不攀、低不就了。俗话说得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到了成婚的年龄，总归是要嫁人的……这件事情你阿爸已经答应人家了，你还是起来出去听你阿爸说吧。免得惹得他生气发火……”

“我不要听，我不想听！”玉芳的双手赌气地捂住了耳朵，拔直了喉咙说，“强扭的瓜不甜！找不到称我心满我意的，我宁可一辈子做老姑娘不嫁人！”

“你长大了，怎么变得越来越犟头偏脑了？爷娘的话不听，吃苦头的日子在后头！”女儿话刺耳，当娘的对着宝贝女儿的自以为是忍不住没好气了，“你倒是说说看，到底什么样的人家、啥样的小伙子才称你的心？”

玉芳真想说“像滕文超这样的小伙子才是称我心的郎君”，可是一想到刚才心仪之人对自己的冷遇，使她只能把冲到嘴边的话重新咽了回去。她见着娘逼问得紧，嚅嚅着嘴唇吞吐着：“人生大事是要有缘分的，缘分没到，急煞也没用。我相信，缘分一到就会水到渠成。”

“缘分？像你疙瘩得这个不称心，那个不满意的，到哪里寻得到缘分？我看你是喝饱迷魂汤了！”玉芳娘急得右拳敲起了左手心。

玉芳坚信自己中意的小伙子解开了心结之后，迟早会向自己表达爱慕之意的，仅仅是时辰未到而已。她相信自己的眼光，看中的人不会错的。她理直气壮地说：“阿妈，我求你了，婚姻是我一辈子的重大事，你同阿爸就让我自己选择做主好不好？”

“家里还有没有王法？”房门突然间被重重推开，早在外间听得不耐烦了的一家之主冲了进来，火气十足地说，“少说也有十几家托人来上门说媒了，我同你娘宝贝你，一次次地尊重你，你却是左不是右不成的！既然你把握不了分寸、抓不住机会，那就只好由